

纪录片《银圆山庄》跟拍记之二

天赐堂出发,追寻张梅林烈士足迹

□郭祯田

天赐堂这所院子在张家大院各堂号中算不上讲究,其中大道厅和两个厢房都是被当年的侵华日军放火烧毁的,至今还保留着被烧毁的样子。

这里就是革命烈士张梅林(1912—1940年,本名张守贤)出生的地方。

张梅林12岁在官沟养正小学读书,后来就读于平定五高官沟分校。1928年6月考入平定中学,1932年毕业于后在赛鱼五高官沟分校任教。张梅林学习很用功,在养正小学上学时,早早做完自己的作业,又去辅导其他同学,同学们就叫他“小先生”。

在官沟分校代课时,张梅林对学生要求很严。与他同辈的自家张守斌回忆,因为跟同学打架,自己还挨过他的手板。在平定中学上学时,张梅林加入了由甄华、张恒寿等进步青年成立的平定“青年奋进社”,积极宣传抗日救国思想。1936年,张梅林加入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接着又加入中国共产党。

天赐堂现在只留有三眼正窑。自正窑内通过小券门,可进入明窑后的暗窑,并通往与暗窑相连的暗道、密室。这里隐蔽性很强,暗室里有换气孔,人在里边长时间待着,也不会有窒息的危险。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斗争形势更为严峻。张梅林回村搞抗日宣传时,阎锡山的“防共团”多次派人去抓捕他,张梅林来不及转移时就藏进暗室,有人给送饭,多次躲过了“防共团”的搜捕。

张梅林最后一次回到山庄,大约是在1938年的冬天。他与妻子郭振华(1912—1941年)带着不满周岁的女儿张恩润。那天凌晨时分,汉奸发现他的行踪后,给桑掌的日寇据点通风报信,引着日军包围了山庄。张梅林得到消息,立即摸黑带着妻女逃离。不到一个时辰,日军就到了。没有抓到,于是恼羞成怒,放火烧毁了天赐堂。

从张家大院逃出来后,他们来到荫营、河底一带从事抗日工作,后来这里被日寇占领,他们又随抗日政府(平定路北)和游击队员撤到盂县上社、西烟一带。为了抗日工作,张梅林夫妇把大女儿张恩润送到岔口理家庄一带的一个窝铺——野鸡圪洞,托付给妇救会主任王五妮照看。后来,张恩润又被辗转送到了河底天主教堂养育,长大后在河底出嫁。

生活散记



采访张恩润时,这位烈士的后代已经86岁高龄,患有老年痴呆。她的大儿子魏建介绍说,母亲因为被送到了教堂,没有改姓。但是她经常提起她还有个妹妹,当年送给了荫营一户人家,叫什么也不知道,多方寻找至今下落不明。

1938年4月,盂县中心县委在上社组织了一套十来个人的班子,回平定县开展工作,叫“平定边区公所”。张梅林的公开身份是牺盟会秘书,郭振华负责妇救会工作。

他们一行人带着借来的30元钱、一匹马、一条步枪、几颗手榴弹和两把砍刀,走徐里沟,经东西麻河驿,到达盂县东部边沿的东庄头,并请当地村干部去平定的郝家庄联系接头。

当地几个村的抗日政府撤退后,原来各村的基层组织被日伪插手,强迫改成伪保甲制,当地群众不甘心日伪统治,更不想当亡国奴。一听说自己的抗日政府回来了,异常兴奋,几个村的负责人主动到东庄头汇报情况。

区公所一行人摸清情况后,第二天出发到了平定东乡的麦家岩村,召集附近12个村开了干部会议,讲解区公所的工作意图和当前抗日斗争形势,随后五区娘子关一带的三十多个村,四区荫营一带也来人联系,活动区域发展到四十多个村镇,初步形成了一小块抗日根据地。

在麦家岩村,年过九旬的郭改林大娘对那段历史仍记忆犹新。75岁的王元寿曾当过村干部,领着摄制组拍

摄下一组当年建立根据地时的遗迹。

1937年12月,日军“八路围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寿阳的形势严重恶化,一些地主阶级的头面人物和旧军官,组织起一些地方武装民团与抗日政府分庭抗礼。1938年10月,在中共晋察冀二地委领导下,成立了榆寿县委和县佐公署。这时张梅林调寿阳县委工作,改名章美岭(龄),任县委书记,公开身份仍是牺盟会“秘书”。由于寿东环境恶劣,他们一直活动在寿阳西部的平头和盂县西烟一带。

1940年春夏,由章美岭、卢纳华、朱秩英等十余人组成工作组,再次到寿东开展工作。6月17日,工作组进驻崔家墙村,不料被汉奸告密,当晚他们开会之际,由陈家庄、宗艾据点的日军将崔家墙包围,因寡不敌众,在突围中,除少数人脱险外,牺盟会秘书章美岭,政府秘书朱秩英等八位同志壮烈牺牲,县长卢纳华在跳崖中被灌木架住而幸免于难。张梅林牺牲时年仅28岁。

当时仍在平定(路北)搞妇救会工作的郭振华也于1941年秋季日军的大扫荡前夕牺牲(年仅29岁)。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9月,寿阳人民为表达缅怀之情,在宗艾镇刻碑纪念。在崔家墙胡家沟九勇士跳崖处修建了烈士陵园。

1983年4月20日,张梅林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授予革命烈士证书。

洪水连翘开

□尧天

主人笑笑说,“我们这里不需要关院门。”真是美丽乡村,淳朴民风,我们为之羡慕。

出了小院,正碰上几位去地里劳作的村民,我便和他们攀谈起来。

这里为什么叫洪水村?一位中年男子告诉我,村子原有一股清泉,其上有一座天然石桥,有人乘人不备,偷偷将石头打断,清水渐渐变浊,直至看上去像是“红水”。人们称之为“红水”,后来谐音演变成洪水。

洪水村原先山坡上有野生的连翘树,人们在夏秋季节,上山采摘果实,卖给走村串户的外乡人。后来扶贫队进村,经过精细论证,确定了种植连翘树来脱贫致富的策略,鼓励村民栽种连翘。一位在连翘地里刨草的村民告诉我,他去年栽种了两亩连翘,春天采集连翘嫩芽,卖给村里的加工厂制作连翘茶,夏秋采集连翘的果实,卖给上门收购的商贩,一年收入一万多元。尝到甜头的他今年又种植了3亩地,争取来年大丰收。昔日的穷山村,如今成了名副其实的连翘致富村。

在一处山沟里我们见到了成片的

连翘。高兴的同行者,随即拍照记录。沿着小路缓缓而行,只见一株株、一簇簇、一片片,金灿灿的连翘花迎着春风,惬意舞动,偶尔几只蜜蜂在花丛中嗡嗡起舞。大片大片的连翘在山岭沟谷将金色肆意渲染,装饰了洪水村的春天。一股清香的味道扑鼻而来,沁人心脾,一条条连翘花宛如一道道金黄的薄霞,在春天里开得娇羞楚楚,轻轻地扯住连翘枝条。站在小路上聆听花开的声音,感受着生命的热烈和春天的暖意,心中有了久违的宁静。

一条小路边忽现一片绿海,一位村民介绍说,这是一种野菜,可以调凉菜和蒸不漏,喜欢美食的王校长从口袋里掏出塑料袋,轻轻地采摘着绿色叶片,仿佛把春天采了回去。

返回村里的广场时,已是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大音箱里飘出了歌唱家祖海悦耳的声音:“故乡的春天,盛开连翘花,金灿灿的小星星,缀满了山崖。巍巍太行,风儿送着花香,云雾缠绕的花海,如诗如画……”是呀,金灿灿的连翘花,缀满了洪水村的山坡,也缀满了洪水村的富裕生活。

诗词曲赋

邂逅一场春雨

(外一首)

□泓泉

在南山南,一眼就能望见的
凌云阁,始终站在高处
春风扑面而来
太阳在树影与花影之间隐遁
一场春雨不失时机地
赶来,从桃河的对岸

春雨从所有崛立的建筑旁走过
兰花举着人间烟火诉说心事
柳枝在雨中哼唱着掉牙的老歌
假山喘息,和怪石争着用春雨擦洗眼睛
我慢摇着细雨每一片轻柔的问候
却始终无法揣摩它的表情

鹅卵石铺成的小路安放我最后的眺望
沉睡的莲从梦中醒来,拍打着熟稔的旋律
水草在每一个横平竖直里踟蹰
荷叶一边行吟,一边挽着浮萍
逆流而上。溅起的水花像一片片祭文
从此荷花池波澜不惊

青松还是旧时的模样
光阴的梯子却一再萌生绿意
从凌云阁到一池荷花
它们的距离是一条披红挂绿的健身步道
没有葫芦丝的乐曲,没有冗长的钟声
临水而立的人,成为雨声的一部分

年轻的雨惆怅地下着
而灵魂的青草不断萌发、蓬勃
当我走到健身步道的拐弯
突然间,我看见了你在雨的缝隙中,我咀嚼着删繁就简的记忆
你欲言又止,然后把情绪挂在雨丝

我已准备好了点点热泪和一座公园的空寂。心灵中隐形的捆绑
像被山石割破又愈合的雨水
没人知道我要走多长的路才能得到救赎
我确定自己是失重的,你远行的日子
整个世界都在下雨

遇见桃花

我愿意就此隐形,像那些书中的故事
只有在浏览、阅读、忘却中获得
内心的自由。我满怀热爱地走近你
那是一条通往不朽的道路
可闻足音,可养马匹
烂漫的春色在你怀抱中摇曳

在坦荡的风声中,你成为诗歌的第一行。四月的丰腴足以点燃锦绣身后的一盏枯灯。看到你在尘世中独领风骚
看到你和春天携手走来的样子
在春天的时间轴上,一切皆是过客
你坐着修补时间,用浩瀚的美好来佐证

春光是一枚修辞,不用言语
足以让南山所有的风景都灵动起来
它用你的娇媚叙述过往
立体和平面构成完整的世界
锐角、直角抑或钝角
都给时间一次淬炼的机会

与你相依为命,又一直被你打捞
有人借你的肉身修行
也有人把春天的心事说给你听
你用慈悲的心肠把自己引向广阔的天地
用江河湖海的名字为自己命名
制造出与波纹、浪花的凄美传说

曾似相识的草木,依次成为你生命的背景。我拽着自己的影子走走停停
听闻邻家小狗系的铜铃叮叮当当
当天籁之音消失在地籁之中
我一步步接近你,仿佛两颗孤独的灵魂
相互搀扶着,走进苍茫